

张笑天文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39

张笑天文集

电视文学剧本 天阙恩怨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8年7月，新西兰毛利人博物馆。

第一集

大明王朝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天，长江以北正是麦收季节，天气酷热，一眼望去，莽莽苍苍的江淮平原，田畴黄绿相间，在这略显单调的色彩中间，突现了一道瀑布般的潮流，那是夹带着烟尘滚滚而来的一支白盔白甲的队伍，旗旄和战马也是纯素的，最前面的飘着白旄的大旗上大书着“羽翼皇朝燕王”字样。

这支上上下下都一律孝服衰经的奔丧队伍从北方重镇北平奔突飞驰而来。燕王朱棣四十岁刚出头，方面阔口，长髯及胸，而且为了保护长髯，竟用黑纱绣囊罩住。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气概不凡。他的身后是三个儿子：体胖仁柔的世子朱高炽，显得憨厚平和，刚烈魁梧的老二朱高煦就显得桀骜不驯和放荡不羁了，跟在最后的是英武干练的老三朱高燧。最引人注目的是骑在一头黑驴身上的和尚，身披黄袈裟，头戴毗卢帽，白眉白须，看上去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模样，他就是帮助朱棣运筹帷幄的道衍法师。

稍后是两辆半卷帘子的驷马高车，被一群宫女、太监簇拥着，那是燕王妃徐氏和她妹妹徐妙锦的轿舆。

这支全副武装的奔丧队伍的马队、车驾隆隆滚过淮河左岸的黄土路，卷起冲天烟尘，引得运河上的船户和田里割麦农夫的瞩目，他们都在窃窃私语：“出了什么事？怎么是白盔白甲？”

有人说：“没听说吗？洪武皇帝驾崩了，这是镇守北方的燕王千里奔丧回南京啊。”

也有人质疑：“奔丧还用带刀兵吗？”

这就没人回答得上来了。

这时都指挥佥事张玉从前面驰马而来，在朱棣面前滚鞍落马，双手一拱禀道：“回殿下，太皇太孙已经准备登极继皇位了，朝廷派人奉谕旨前来挡驾，打前站的口头传了旨意，谕令各藩王谨守防地，勿得到京奔丧。”

朱棣一惊，忙与骑在驴背上半闭着眼睛养神的道衍和尚交流眼神。道衍似乎无动于衷。

倒是二儿子朱高煦冒了一句：“凭什么不让我们去吊丧？我父王不是洪武皇帝的儿子，我们不是亲孙子吗？”

朱高燧也说：“这是他心里有鬼！”

朱棣瞪了他二人一眼，后面华盖宝车的帘子掀开，露出徐王妃端庄清秀的脸孔来，她制止两个儿子说：“不得胡说，要听你父王主张。”

在朱棣凝思的当儿，世子朱高炽看了一眼父亲，又看了道衍法师一眼：“父王，我们是回北平呢，还是兼程南下？”

朱棣用鼻子哼了一声，说：“没人能挡住尽孝之人。”

道衍指着路旁一株树干已朽烂的榆树，用半睡半醒的语气对世子说：“看见那棵老榆树了吗？树干早被虫子蛀空，只是暂时没死，可枝叶却依然繁茂，如今的天下，也很像这棵树，朝廷是树干，却快枯死了，枝叶却很茂盛，还等什么呢？”

朱高炽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朱棣眉毛一扬，马鞭在头上响亮地甩了个脆响，他高声下令：“马不停蹄，昼夜兼程赶往金陵吊丧。”

回应他的是更加雄猛狂烈的马蹄声、车轮声，向前席卷而去。

淮河石拱桥

二十九孔石拱桥上，正有一彪人马由南向北，狂驰过桥。为首的是四十多岁的翰林院侍读方孝孺，儒巾葛衫，慈眉善目，文气很重。与他并马疾行的是一个妙龄女子，柳眉凤目，英气逼人，因为束了发戴了冠，着男子装束，更显出几分潇洒和清秀，她就是方孝孺的爱女方行子。她身后斜背一把双刃剑，跨一匹青花马，跑起来四蹄生风。他们身后跟着二十几个武装侍从。

过了桥，远远地看到一骑快马驰来，在方氏父女马前停住，方孝孺急着问：“燕王转回去了吗？”信使报告说：“方大人，小的向燕王打前站的传了话，也将皇上谕旨颁示了，可燕王全然不当回事，不但没有打道回府的意思，反倒加速南下了。”

方孝孺看了方行子一眼，方行子说：“果然不出所料。燕王胆敢违抗君命，狼子野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方孝孺沉吟着说：“不可武断。人总是有孝心的，父皇宾天，谁都想尽孝子之心。我会会燕王殿下，再当面宣谕高祖皇帝遗命，他就会遵命北归了。”

女儿揶揄地笑笑说：“父亲总是以君子之诚衡量别人。那我就等着了，我真不忍心看父亲失望的脸色。”

方孝孺说：“你怎么跟我说话呢，你好像很幸灾乐祸呀。”

女儿咯咯地笑了起来。

一组镜头

开封府，周王朱橚率众出城，他刚跨上驷马高车，有人来报：“启禀周王殿下，燕王已从北平南下，到了秦淮关，让殿下火速奔往南京吊丧，在南京见。”

朱橚道：“四哥倒是神速。好，我们也昼夜兼程，会师钟山。”

山海关，宁王的大旗特别醒目，巨幡大书一个“奠”字，旗上飘荡着白孝带，朱权所带骑兵剽悍精壮，正驰过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

宣府，谷王朱穗身着孝衫，率几百侍从驰过上谷之地。

南京南郊大庙前

这里正在举行盛大的新皇帝登极大典。

大清早，在南郊形成了旗旄伞盖铺天盖地的场面，宫中教坊的乐手们吹奏起喜庆大乐，长袖善舞的宫中舞女们在宽阔的坛前跳着声势浩大的宫中舞蹈“天地玄黄”。

着登位大礼服的朱允炆告祀天地毕，在宫女、太监们簇拥下，缓缓走向高台。魏国公徐辉祖、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为首，文武百官及都城居民代表耆宿一齐拜贺舞蹈，三呼万岁。

之后由卤簿队导引，朱允炆行至太庙，上追尊四世册宝，告祀社稷，太庙前大乐高奏，象征天下祥和的“国泰民安”舞又起。

淮河畔

月如钩，繁星缀满湛蓝的夜空，沿河草坪上临时搭起了一片大大小小的帐篷，篝火与星光辉映，散放在草地上吃夜草的马儿嚼吃声与河水淙淙流泻声和谐地融成一片。除了值夜兵士，士兵都入睡了，只有朱棣和道衍席地坐在河畔一堆篝火旁，熊熊的火光映照着他们的脸，朱棣焦灼而又困惑、也有几分无奈。

道衍的眼睛依然半睁半闭，像睡不醒似的，他一直在翘首望天，大约朱棣的忍耐到了极限，他说：“你总是看天空干什么？天上难道写着我该怎么做吗？”

道衍慢慢悠悠地说：“贫僧观天象，见岁星逆行入太微，太

皇犯毕井，殿下往我手指的方向看，那里有客星大如弹丸，看见了吗？”

朱棣说：“看见了，是那颗白色的吗？”

道衍说：“正是。它止于天仓，又进入紫垣，这叫‘五星紊度，日月相刑’。”

朱棣忙问：“这主何吉凶？”

道衍讳莫如深地笑笑：“天机不可泄，殿下静观其变吧。”

朱棣着急地说：“且说一二也好啊。”

道衍说：“这是举国不安之兆，七政皆乱，当有英明之主出来收拾局面。”

一听此言，朱棣喜不自胜地说：“但愿先生所预见的都能实现。”

道衍笑着说：“老衲想送殿下礼物。”

朱棣笑问道：“不知是什么礼物，不会是金银珠宝吧？”

道衍说：“金山银山都有价，老衲所送之物无价。”

朱棣问：“那是什么？”

道衍故弄玄虚地说：“不过是一顶帽子。”

朱棣笑道：“就是紫金冠也有价呀。”

道衍说：“这是一顶白帽子。”

朱棣大为不解：“白帽子？法师莫非同本藩开玩笑吗？”

道衍便拿起一根树枝，在沙土上写了一个“王”字，又在王字上头加了一个“白”字，在闪动的篝火映照下，这个拼凑起来的“皇”字格外醒目。道衍讳莫如深地说：“这顶白帽子有价吗？”

朱棣显然领悟了，警惕地四下望望，见侍卫都木立在远处，只有小太监郑和伏在一旁打盹，才放下心。

道衍说：“殿下是王，王字上加白，岂不是皇帝的皇了吗？这白帽子岂不是一顶好帽子？”说毕哈哈大笑。

看得朱棣脸色变了，他动心了，但也觉得非同小可，急忙用脚把沙土地上的字涂掉，口是心非地说：“先生切不可胡言乱语，这是我为人臣子所不敢想的。”

道衍冷笑一声，说：“不敢想，不等于不想。殿下既然这等仁义、怯懦，贫僧跟着你岂不是虚掷光阴？还不如回到方外去修身养性。”说罢真的站了在来，抖抖袈裟上的灰，拂袖欲走。

朱棣急忙站起身拦住他，对道衍深深一揖，说：“知我心者，道衍法师也。何必一定要说得一览无余呢？”

道衍这才回嗔作喜，他表白心迹道：“鸟择良木而栖，更何况人呢？贫衲在方外这么多年，本已淡漠了人世间一切，所以应殿下之召随侍左右，并不是为了替殿下超度马皇后，我一直在槛外静待仁者出世，虽隐匿方外，却愿效力知我者，贫衲初见殿下，谈吐之间，即窥见了殿下治理天下的王者风范。殿下如不自重，我岂不白费一番心思了吗？”

朱棣由衷地说：“谢谢先生一番情义。”

这时张玉来报：“殿下，周王已从开封动身，宁王过了山海关，谷王、代王，还有鲁王、湘王，全都从封地启程奔向南京了。”

朱棣不禁喜上眉梢：“法不责众，我看他们怎么把十几个藩王全挡在南京城外，众怒难犯啊。”

道衍说：“这些藩王里，最能与殿下一条心的，除了一奶同胞的周王，还有交情好的宁王，能指望上几个？况且龙多不下雨，一旦事成，反倒争功，没有非分之想的为数不多。这些王，只可利用造声势，对朝廷施压，不可推心置腹。”

朱棣说：“我正是这个意思。”

道衍复又坐下，拨弄着篝火，使之升腾，他随口念了两句诗道：“我本浮屠自有师，畴肯崆峒莫奈我，欲将雄心托明主，跨过尘凡两界河。”

朱棣点头道：“好一个跨过尘凡两界！”

南京奉先殿

刚刚登极的新皇帝朱允炆面色苍白，文质彬彬，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他此时坐在从前祖父朱元璋坐过的宽大的龙椅上，有点心神不定。丹墀下站着太祖皇帝托孤的几位骨肱重臣，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还有魏国公徐辉祖。

朱允炆问：“从四面八方赶往南京吊唁的各藩王都堵回去了吗？”

齐泰道：“启奏皇上，齐王、谷王、代王、岷王虽然都不痛快，接到谕旨后，还是原路回藩地了。但周王、宁王像有盟约一样，不肯遵旨，不让他们进京吊丧，说是有违孝道。”

朱允炆说：“朕最担心的并不是他们。”

黄子澄道：“皇上圣明。恰恰是燕王自恃镇北有功，擅自做大，而且好几个王都受他左右。他居然抗命，不理睬朝廷旨意，依然带兵南下。”

朱允炆脸色越发不好看了。他轻轻叹了口气，说：“看来，还是太祖英明，临终时对联说，燕王不可不虑，真是一针见血呀。他不听令，怎么办？他带兵吊丧，绝非善举，会不会……”

徐辉祖说：“造反逼宫？谅他不敢。”

齐泰说：“但不可不防。各藩王都以燕王马首是瞻。”

监察御史景清说：“太祖遗命中，为何特地谕令各藩王不得进京吊丧？他还不想让自己的葬礼风光些吗？他还不想让二十几个分封在外的儿子回来送他入土为安吗？太祖皇帝早料到这一步了。不过，他们打出孝道旗号，容易得到天下人同情，臣以为，即使让他们回来吊丧，也未尝不可，圣上已即大位，顺天应人，名正言顺，他们稍有不恭，即可视为犯上，那时就理在我手了，怎样处置都不为过。”

齐泰明确表示反对：“景大人未免书生气了。燕王带重兵白衣白甲杀气腾腾来吊丧，这可是来者不善啊，皇上刚刚登极，百事待举，还是防范一点为好，治乱于未萌，没有坏处。”

黄子澄附和道：“齐大人所言极是。太祖皇帝对他们不放心，特别是不放心雄心勃勃的燕王，怕他们危及皇权。”

景清仍坚持己见：“这样把各藩王拒之门外，会给他们以口实，是逼他们与朝廷分心。”

黄子澄说：“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即使是逼他，也应逆来顺受，难道就可以造反吗？那就讨伐之。”

朱允炆一时没了主意：“景爱卿说的也有理，各有千秋。朕的意思，绝不能放他们进来，又别伤了和气。”

景清说：“圣上，非此即彼，恐怕没有两面光的可能。”

齐泰说：“臣以为，可令五军都督府的兵马出城布防，沿淮、沿江驻屯，以防有变，这也是一种威慑。燕王应当知道朝廷这是什么意思了。”

朱允炆说：“这不失为良策，一面以太祖高皇帝遗命晓谕他们，一面陈兵江淮，燕王等知趣地回去，也就相安无事了嘛。”

徐辉祖自告奋勇地说：“臣愿领十万兵马迎拒于淮安。”

朱允炆说：“这朕就放心了。可令驸马都尉梅殷领兵驻屯于南京之外，请魏国公提劲旅列兵淮上，以作威慑。朕以为，这不过是给燕王一个信号而已，但愿他有自知之明，朕也不会为难于他。”

南京城外

在浦子口北，徐辉祖率大军雄赳赳地开过来。

小镇孤店

月淡星繁，小店后院是一片茂密的松林，此时方行子正在林

隙间空地上练剑，一柄双刃长剑在她手中舞得出神入化，舞得呜呜风响，她那苗条的身影已经裹在一片白光中。

方孝孺轻步走来，看了片刻，忍不住叫好：“好，真正的魔剑，滴水不漏。”

方行子倏然收剑，徐徐立稳，气不粗喘，她冲方孝孺一笑说：“父亲可是对武艺一窍不通的，你也从来不希望我跟人学武艺，今天是怎么了？倒夸起我来了？”

方孝孺道：“我除了会咬文嚼字，一无所长，这次奉皇命北拒燕王入京，一路上不就靠女儿为我保镖吗？”

方行子说：“可惜我的武艺并不到家，是你伤害了我师傅，把人家气跑了。”

方孝孺说：“我只是怕市井的闲言闲语，一个书香门第的女子整天舞枪弄棒成何体统！我倒不是对你那个师傅有什么偏见。你知道你师傅孟泉林现在何处吗？”

方行子说：“有人看见他穿着芒鞋托钵云游，可能是皈依了佛门。”

方孝孺笑说：“千万别这么亵渎佛门，他是个手上沾血的人，他若能皈依佛门，那可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方行子挽着父亲的胳膊向店房里去，她说：“他杀人，并不杀好人啊。当年燕王在皇上面见进凉国公、大将蓝玉的谗言，致使蓝党一案两万人被杀，我师傅一家七口人也无端被害，作为蓝玉手下的将领，他还不该为蓝玉、为亲人报仇吗？”

方孝孺说：“想杀燕王，谈何容易！到头来你师傅还不是被朝廷悬赏追杀，四海流亡？”

茫茫古道

黑沉沉的夜，踏着荒草蔓迷的草径，一个黑衣人急匆匆地走着，透过弥蒙的星光，可以看清，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高

颧骨，脸上线条棱角分明，他身上背着宝刀、硬弓，健步如飞。他正是方行子的师傅、失踪了很久的孟泉林。

朱棣帐篷里

小太监郑和为朱棣掀开帐篷门帘，朱棣进来，端庄娴静的徐王妃端了一杯杏仁露过来：“喝杯杏仁露吧，说了这半天话，口渴得不行了吧？”

朱棣接过来，一饮而尽，他说：“又是你亲手磨的杏仁吧？天下人无不羡慕父皇因为有母后那样的贤内助，才得了天下。也有人说，我得了徐王妃，不亚于父皇得马皇后，说你有旺夫之相，不知果能应验否？”

徐王妃轻轻一笑说：“这比喻可就大谬不然了。一后一妃，天壤之别，岂能同日而语？”

朱棣笑道：“天下的事，都很难说的，也许，我的大运就旺在夫人身上呢。”

徐王妃说：“你还是别想入非非的好，我希望每天都能睡一个安稳觉，不做噩梦。”

朱棣试探地说：“我本来想循规蹈矩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你怎么办？如果有一天，我被人逼上梁山，又怎么办？你难道会袖手旁观，不帮我一把吗？”

徐王妃沉默片时说：“但愿没有这一天，我也不希望看到你被逼到铤而走险的一步。”

朱棣又说：“我又何尝希望。我只想问问你，无论到了何等地步，你都不会弃我而走吗？”

徐王妃深情地望着他，长长地叹息一声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冥冥中的神祇早把我和殿下捆绑在一起了。”

朱棣感动地把徐王妃揽在了怀里。

徐王妃问：“这几天你总和道衍和尚一起嘀嘀咕咕，在说什

么？不会是在参禅吧？”

朱棣说：“这是人世间永远也参不透的禅。他说他有预感，未来天下，成败已定，你还记得父皇在时，我和当今皇上允炆对诗的事吗？”

徐王妃说：“记得。你那次是出了风头的。父皇出了个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那好像是雨天的一次出猎吧？”

“正是，”朱棣说，“朱允炆对了一句‘雨打羊毛一片毡’。”

徐王妃说：“工整倒也工整，总有点萎靡不振和风雨飘摇的感觉，不如殿下你的有气势。”

朱棣笑道：“这也许是天意，不知我怎么就来了灵感，对上了‘日照龙鳞万点金’。”

徐王妃道：“与朱允炆的一比，高下分明。殿下的对子气势磅礴，意蕴深远，难怪先皇喜欢。”

朱棣叹道：“喜欢又有什么用？皇帝不照样是人家来当！”

徐王妃宽慰道：“长幼有序，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事。按先皇本意，谁不知道他有意立你为太子？无奈朝臣中十之八九都反对，连我大哥都反对，他们反对的不是殿下你，维护的也不是太子朱标和太孙朱允炆，而是拘泥于古制而已。”

朱棣叹息连连。

朱棣临时驻地

孟泉林脚步轻盈地潜入了朱棣扎营的驻地，此时正越过有哨兵把守的辕门，他换上了燕王府侍卫的装束，有了掩护，顺利地走进营房，正悄然窥视一个个帐篷。

朱棣营帐

朱棣犹自与徐王妃品茶交谈。徐王妃说：“我看这道衍和尚实在是个怪僧，叩钵吟诗，过问凡间事，不是个安分之人。”

朱棣笑道：“你说对了，他确实是个怪僧。元朝时候，曾经辅佐过忽必烈成就霸业的，也是个怪僧，叫刘秉忠。道衍行为处事太像刘秉忠了。他工诗通儒，又曾拜道士席应真学习黄老之术，精通易经，尤擅兵法。我第一次见他就相中了他，他形如病虎，一双三角眼，充满智慧，他的才干超群，足以佐我成就大事。”

徐王妃问：“听说方孝孺把太祖皇帝的遗诏先送过来了？”

朱棣便从怀里取出遗诏递给徐王妃：“你既已知道，看看也无妨，不过，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徐王妃匆匆看过，说：“重申皇太孙登大位，天下归心，这不过是官样文章，要害是下面几句话。”

朱棣说：“是呀，现在成了非常时期，限制诸王，不得擅离封地，表面是拥兵镇守边陲，怕强敌趁机侵扰，其实是怕藩王们率兵入京奔丧，威胁皇位。”

徐王妃说：“这一句，不是冲殿下来的吗？诸子在令中者，推此令行事。这是暗指你燕王最不安定，尤其得大加防范，不可掉以轻心。既是对各藩王的告诫，也算是警示录。”

朱棣说：“是啊，几个胆小怕事的藩王都吓回去了，唯周王和宁王还在等我消息，肯与我同进退。可叹啊，我南征北讨，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被朝廷当逆子贰臣对待，想想心寒啊。我想当个良臣相安无事也难啊。”

徐王妃说：“如果你想相安无事，倒很简单。”

朱棣说：“怎么个简单法？”

徐王妃说：“新皇上最忧患你、怵惕你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吗？”

朱棣愣了一下说：“树大招风，我的势力太大了。”

徐王妃说：“势大压人，君弱臣强，就是祸患。你只要把三护卫兵权交了，只留三五十个护卫，然后整天声色犬马地混日

子，我保你平安无事，可以安享余年，死后还会有很荣耀的封谥。”

朱棣脸拉得老长：“让我过生不如死的猪狗日子？那我宁可立即去死，一了百了。”

徐王妃说：“我知道你会这么说。那就只有一条路了……”她说了一半又打住了。

朱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帐篷外

值夜的小太监郑和等在打瞌睡，几个宫中侍卫持刀挺立着。

孟泉林已悄然接近了朱棣的营帐。他见无法接近帐篷，就拾起一块石头朝远处一掷，几个侍卫被惊动，立刻向那里奔过去查看。孟泉林趁机钻入帐篷。

朱棣帐篷里

杀机毕现的孟泉林一出现，朱棣和徐王妃都吓了一跳，朱棣毕竟是见过阵势的，他很快镇定下来，把徐王妃拉到自己身后，打量着握刀逼近的孟泉林，软中带硬地说：“这位英雄未免过于胆大了。这是在我燕王的屯扎地，我只要咳嗽一声，我的宫中侍卫就会一拥而上。”

孟泉林冷笑着说：“王爷别忘了，不等你喊出声来，我早已让你见阎王去了。”

朱棣说：“我和先生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不知先生为何要跟我过不去呢？”

孟泉林道：“我是蓝玉手下将领，你当年进谗言，使蓝玉案牵连了一万多个冤魂，我一家七口也都命丧你手中，我活下来，就是为了杀你头以谢天下，你还会心存侥幸吗？”

朱棣皱着眉问道：“这么说你是孟泉林了？”

孟泉林道：“你知道就好，省得你不知道你是怎么死的。”

在朱棣转动着眼珠在寻找脱身之策的当儿，一个手托漆盘的袅袅婷婷的少女正掀开帘子进来，漆盘上放着一个酒坛子。她就是开国元勋徐达的幼女、徐王妃的妹妹徐妙锦，此时孟泉林正待出手，已将大刀举起来砍向朱棣。

说时迟那时快，徐妙锦突然把方盘里的酒坛子倒提起来，朝孟泉林头上猛掷过去，砰的一声，酒坛子在孟泉林头上开了花，酒水在他脸上横流。孟泉林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手一抖，大刀砍偏了，砍到了桌子里，一时又拔不出来，这使朱棣有了缓冲之机，他奔到边幕处，急忙去摘长剑。

回过神来的徐王妃也急忙大喊：“来人啊！”

郑和带着四五个卫士持刀赶来。

朱棣与孟泉林开始交手拼刀，卫士们围过来助攻。

孟泉林先时还奋勇抵挡，渐渐因众寡悬殊而处于下风，朱棣步步紧逼，一个黑虎掏心，孟泉林急忙躲闪，被刺中了左臂，鲜血淋漓。他只得边打边撤。

好歹冲到了帐篷外，朱能又率兵士围过来，眼见得冲不出去了，孟泉林猛地将徐妙锦揽到怀里，锋利的刀锋搁在了她的脖子上。

一霎时，攻击的人全愣了，不由得停止了攻击。只有小太监郑和拿着刀向孟泉林身上捅过来。

朱棣大喝一声：“混账，放下刀！”

孟泉林冷笑一声，说：“还是王爷明白。都给我听好了，所有的人，放下手里的兵器，退后二十步。否则我就杀了她。”

朱棣见朱能等人还在迟疑，急得大叫：“按他说的办，还等什么！”

众人不情愿地乒乒乓乓地扔下刀剑。

孟泉林看了一下流血的胳膊，血水都流到了徐妙锦的衣服上